

# 起用小导演李翰祥,邵氏迅速火了



耿晓星、韩梦泽 编著  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[内容简介]

2014年1月7日,影视大亨、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家中安详离世,享年107岁。这个老人,使香港电影成为了“东方好莱坞”,创建了TVB,缔造了一代电视王国的辉煌史。这个老人,为内地、香港教育、医疗事业,捐款数十个亿。这个老人,曾获英国女王颁发的CBE勋衔,并被赐爵士头衔;中国政府将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“邵逸夫星”……这位老人经历的百年,比他所拍摄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要精彩。

## [上期回顾]

六叔用双倍的片酬成功从“电懋”挖来林黛,“电懋”也成功撬走尤敏。

## 热点关注

邵逸夫明白,剧本是电影的灵魂,必须予以重视。但是,剧本创作历来不是邵氏公司的强项。而“电懋”则拥有香港最好的编剧姚克、艺术感觉一流的剧本策划宋淇,还有一块金字招牌:著名作家张爱玲。

邵逸夫不怕,他深信有钱就有一切。于是,邵氏公司发出公告:高价悬赏好剧本。一时间,众多剧作家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前来应征。但邵逸夫亲审之后,没有一部被留下。很多追求艺术的剧作家十分反感,认为他不懂艺术。但邵逸夫的思路并没错,他首先要抓票房,投资必须要有回报。但什么样的影片,才能既让观众喜欢,又能出奇制胜,让邵氏公司一炮打响呢?

充分研究后,邵逸夫和邹文怀等人反复商讨,终于决定迎难而上,拿出一部上乘的国语片,作为香港邵氏兄弟公司的开山之作。大思路有了,可具体要拍哪部戏呢?

邵逸夫与邹文怀分析了一下,香港最大的国语片生产公司——“电懋”当时主要拍摄时尚电影,表现都市上流社会的生活,时代气息浓郁,多富浪漫的小资情调。邵逸夫清楚,在时尚领域,“电懋”已走在前边,他决定绕道而行。

邵逸夫决定仍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素材。他向邹文怀等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得到邹文怀的支持。当时,新华影业公司正推出新片《天仙配》,创造性地把国语片和戏曲片糅合到一起,形式很新鲜。邵逸夫立即被吸引住了。邵逸夫立即就决定,也拍黄梅调的国语片。但在具体剧目上,大家仍然争论不休。邹文怀便郑重地向邵逸夫说出一个人的名字,说道:“咱们应该听听这个人的意见。”

邹文怀推荐的这个人,是当时在邵氏公司默默无闻的小导演——李翰祥。

李翰祥本是科班出身,最初在大中华公司做特约演员,演过一些跑龙套的角色,之后,又在“长城”“永华”等公司打过工,也无非是做布景、场记、服装管理等事情。1954年,李翰祥在邵氏父子公司任导演,仍旧默默无闻。直到邵逸夫接手邵氏公司,李翰祥仍然只是邵氏公司一个三流小导演。但邹文怀对李翰祥是有一定了解的。邹文怀到邵氏公司之后,对公司各路人才,心里都有一本账。他和李翰祥有过几次长谈,发现李翰祥文化底蕴深厚。之所以迟迟未能成就事业,是因为那种快餐式的肤浅、通俗、娱乐大众的电影,并不适合李翰祥的戏路。如果是一部有着深厚内涵、浓郁文化味道的古装戏,他一定能够驾驭自如,拍得很好。

邵逸夫虽然对李翰祥知之不深,却对邹文怀的眼光深信不疑。他立即来找李翰祥,细谈之下发现,果然如邹文怀所说。邵逸夫对李翰祥很信服,在剧目的选择上,便交由李翰祥做主。李翰祥仔细分析、反复推敲之后,选出了一个历史人物:貂蝉。邵逸夫当即拍板:就拍《貂蝉》,并由李翰祥担任该片导演。

邵逸夫当初重金收购剧本,虽没有如愿得到满意的本子,却发现了不少优秀的编剧。其中,高立的文字讲究,邵逸夫于是请高立操刀,和李翰祥共同完成了《貂蝉》的剧本。剧本完成后,邵逸夫非常满意。在这出戏里,董卓、吕布、王允这些朝廷重臣、天下无敌的将军,都不过是配角,一切情节都是围绕着貂蝉这个

柔弱娇美女子进行的。这很对邵逸夫的心思,他不是要表现大江东去的壮阔,恰是要凸显小桥流水的细腻。他要在大的历史题材里,抓住人性的东西,这样才能抓住观众的心。

接下来,便是饰演貂蝉的人选。邵逸夫尊重导演的意见,仍旧征询李翰祥。李翰祥思索再三,最终向邵逸夫与邹文怀推荐了“邵氏”的当家花旦——林黛。这和邵逸夫再次不谋而合。邵逸夫不惜工本把林黛挖过来,目的正是要让她担纲“邵氏”大制作。

一切敲定,全班人马各就各位,开始了《貂蝉》一片的拍摄。邵逸夫不惜工本,投入巨资。

经过“邵氏”全体演职人员的全力打造,《貂蝉》一片的拍摄进行得异常顺利,进度很快。《貂蝉》1957年5月28日上映之后,影片大受欢迎。连续公映了半个月,场场爆满,盛况空前,反响极佳。邵氏公司在50年代初所保持的票房纪录,被《貂蝉》一片打破。

随着《貂蝉》的火爆,李翰祥的名字立即被香港影界所熟知,成了香港影坛炙手可热的红人。一时间,各电影公司都想邀他加盟自己的公司。但无论对方开出什么条件,李翰祥都不为所动,仍然死心塌地为“邵氏”效力。原因有两个:当年他与老板邵村人签下了一份为期八年的合同。在1958年《貂蝉》上映之后,这份合同还没有到期;但最主要的第二个原因,就是邵氏公司的知遇之恩。

于是,马不停蹄,在《貂蝉》之后,李翰祥开始为“邵氏”执导另一部影片《江山美人》。此乃邵逸夫借《貂蝉》的火爆势头,继续“邵氏”古装片的热潮。《江山美人》再一次突

破了邵氏影片的票房纪录。公映经久不衰,场场爆满。短短一个星期,票房就达到40万港元。

更让邵逸夫惊喜的是,在1959年的亚洲电影展上,邵氏公司以《江山美人》一片,夺下了分量最重的“最佳影片奖”。除此之外,更囊括这次影展全部的12个奖项。

同邵逸夫一道火起来的,是影坛黑马李翰祥。人们对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,不得不投以惊讶和佩服的眼光。邵逸夫对李翰祥自然更加倚重,在拍片事宜上,对他言听计从。邵氏公司服装间、道具间的设立,就始自李翰祥。当时,公司里没有自己的服装、道具间,每次拍片,服装道具都是租用别人的。如果剧情需要,要增加新的服装道具,就由邵氏公司出资,按需定做。但完成拍摄之后,这些服装道具却要归租赁公司。李翰祥觉得这很不划算,也不方便,就向邵逸夫建议设立自己的服装间、道具间。邵逸夫二话不说就听从了。在影棚的使用上,也由李翰祥来分配。公司有四个影棚,李翰祥制定了表,给各拍摄组分派使用时间。他熟悉业务,排得很合理:搭的,拆的,拍的,打光的,一组一组,有条不紊。

邵逸夫给李翰祥以充分信任,李翰祥果然也不辜负这种信任,尽心尽力,之后又拍过《王昭君》《杨贵妃》等古装片,使香港慢慢成为国语片的天下。

在邵氏公司,李翰祥慢慢走进核心权力圈,开始参与有关经营方面的事务。邵氏公司高层形成了一个铁三角:邵逸夫、邹文怀、李翰祥。他们三个形成了公司的支架,牢固异常。

# 邓克发现伊戈对骑士们如数家珍



奇幻巨著

比武会第一天风和日丽,首轮挑战权属于出身高贵或有名望的骑士,邓克还无需上场。

草场被围得水泄不通,人们拼命推挤,只求抢得好位置。幸亏推挤是邓克的强项,他凭块头挤到离比武场的篱笆仅六码的一块小凸地上。伊戈抱怨说自己只能看到屁股,邓克便把小家伙举上肩。

场子对面,前来观礼的老爷们纷纷在看台上落座,台上还有几个富裕镇民,以及约二十位今日不想上场的骑士。他没看见梅卡王子,只见到贝勒王太子坐在岑佛德伯爵身边。明媚阳光照耀在王子扣住披风的金手徽章和额头的细王冠上,除此之外,他比大多数领主更朴素。说实话,黑发的他看来不像个坦格利安,邓克悄悄告诉伊戈。

“那是他母亲的遗传,”小家伙提醒他,“他母亲是多恩的公主。”

号角奏响,召唤挑战者去挑战守护美少女的五位冠军。当他们在场子南端陆续现身时,人群兴奋的低语逐渐升高。

传令官高喊出每个骑士的名讳,他们骑到看台前停下,朝岑佛德伯爵、贝勒王太子和美少女垂枪致敬,然后兜转马头去场子北端选择对手。凯岩城的灰狮对上提利尔公爵,他的金发继承人泰伯特·兰尼斯特爵士挑战岑佛德伯爵的长子,奔流城的徒利公爵敲了亨佛利·哈顿爵士的菱形花纹盾,阿贝拉·海塔尔爵士敲了瓦拉尔的盾,而莱昂诺·拜拉席恩爵士的对手是岑佛德伯爵的幼子。

场地北端,侍从们牵出装饰华美的坐骑,让五位被挑战者上马。岑

佛德家族波浪翻卷的橙色丝衣,亨佛利爵士的红白格子,里奥公爵白马上的绿绸马饰绣满金玫瑰,然而最华丽的还数“少王子”瓦拉尔·坦格利安:黑甲黑枪黑盾黑马,连马饰也漆黑如夜,只头盔上有一条展翅欲飞、闪闪发光的红色三头龙,闪亮的黑盾牌上另有一条红龙与之呼应。冠军们手上各缠了一条橙丝带,那是美少女的信物。

岑树滩草场几乎鸦雀无声。但一只号角奏响,瞬间,静默便转为雷鸣般的欢呼。十双金马刺催促着十匹雄伟战马,一千个嗓子同声尖叫呐喊,四十只铁蹄隆隆践踏草地,十根放平的长枪跃跃欲试。比武场地动山摇,冠军和挑战者在木与铁的炫影中迅速逼近。一瞬之后,双方冲了过去,绕回来准备第二回合。

当观众们意识到所有十根长枪都折断了,顿时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喝彩。这对比武会是个莫大的好兆头,展现出选手们不俗的实力。

骑士抛开断掉的长枪,侍从递上新枪,然后双方再次狼夹马肚。这回合,徒利公爵亦被亨佛利·哈顿爵士掀翻。阿贝拉的状况不太乐观了,他的侍从迅速跑来,解下头盔,大声呼救,随后人事不省的骑士被两名仆人架回帐篷。里奥·提利尔公爵干脆利落地挑飞了灰狮的头盔。被揭开面目的凯岩城公爵举手致敬,主动下马认输。此时,亨佛利爵士也已打败徒利公爵,证明自己剑技不输枪法。

“我必须比他们的表现更好。”眼看胜利者和出局者相拥走出比武场,邓克心想,“对我而言,战斗得英勇还不够。我必须赢下第一轮,否则

就全完了。”

一阵喇叭响起,又有三位新的挑战者上场。传令官喊出名字:“边疆地总帅,卡伦家族的皮尔斯爵士。梅利斯特家族的乔赛斯爵士,来自海疆城。史文家族的加文爵士,风怒角石盔城伯爵。”

“伊戈,这几个挑战者谁最弱?”他问肩头的小家伙,男孩似乎对这些骑士了如指掌。小家伙立刻回答,“瓦拉尔的对手最弱。”

“瓦拉尔·殿下。”邓克纠正,“当侍从的不得无礼,小子。”

余下大半天如此这般地过去,节奏几乎不变:挑战者三三两两出场,偶尔能凑足五人。

下午晚些时候,刺耳的喇叭宣布一位新挑战者出场。他骑在高大的红色战马上,掀起的面甲下的面孔正是那位把邓克当成马夫的王子。“明焰王子伊利昂,”传令官宣布,“来自君临红堡。梅卡之子,七国统治者贤王戴伦二世之孙。”

伊利昂将长枪朝贝勒王太子一点——漫不经心,极其敷衍——然后策马奔向场地北端,风驰电掣般奔过里奥公爵和狂笑风暴的帐篷,重重敲在亨佛利·哈顿的菱形纹章上。“出来,出来,小骑士,”他高亢清澈地唱道,“出来面对真龙。”

两名骑士就位时,满场安静下来。亨佛利爵士缓缓起步,意在逐渐提速,但对手用两只马刺狠狠催促红色骏马,一开场便舍命狂奔。伊戈又夹紧双腿。“杀了他!”他忽然高喊,“杀了他,看准了,杀了他!”邓克闹不清小家伙要杀谁。

伊利昂王子的金色长枪有红、橙、黄的条纹,摇摇晃晃低垂于栏杆

上。低了,太低,邓克一眼就看出问题,他会错过亨佛利爵士而击中马,他必须提枪。可是,邓克心头寒意骤生,也许伊利昂不会提枪。他总不能……电光火石之间,亨佛利爵士的战马在杀到眼前的矛尖前退缩,人立而起,怕得双眼翻白。但是迟了,伊利昂的枪恰好高过那畜牲的护胸甲,伴着一阵鲜红血雾穿颈而出。战马哀嚎着倒向一旁。亨佛利爵士意图跳出,但一只脚卡在马镫里,他被压在碎裂的栏杆和倒下的坐骑之间,惨叫连连。

岑树滩草场沸腾了。许多人跑去解救亨佛利爵士,但垂死的战马在剧痛中胡乱蹬踢,难以靠近。

邓克觉得恶心。若“雷霆”遭此噩运,我会怎么做?

一个士兵用长柄斧结束了亨佛利爵士的坐骑,终结了令人心悸的嘶鸣。邓克回身强挤出人群,走到空地才放下伊戈。男孩兜帽掉了,眼睛通红。

“挺可怕的,嗯,”他告诉小家伙,“但当侍从就要学会坚强。比武会上有更可怕的意外。”

“那不是意外,”伊戈说话时嘴唇颤抖,“伊利昂故意的。你也看见了。”

邓克听得皱眉。在他看来也是这样,但他很难相信一个骑士、尤其是流着真龙血脉的骑士不行正道。“我只看见一个嫩如夏日青草的骑士握不稳长枪,”邓克顽固声称,“此事我不想再谈。今天比武也瞧够了,回去吧,小子。”

如他预料,等场子清理干净,岑佛德伯爵宣布今天比武到此为止。